

朝鲜义勇军最后的分队长金学铁与长篇小说《激情时代》

吴相顺（中央民族大学）

1. 绪论
2. 以事实为主，虚构为辅的真实美
 - 一) “自传体小说”与“革命成长小说”的特点
 - 二) 朝鲜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的真实画面
 - 三) 国民党和共产党形象的真实描绘
 - 四) 独特的艺术魅力
- 三. 结论

关键词：朝鲜义勇军、金学铁、激情时代、抗日武装斗争

一、绪论

金学铁（1916 - 2001）是杰出的抗日战士，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他历尽坎坷，矢志不渝，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无数逆境。他不屈不挠，刚正不阿，一辈子抗击强权，抨击不义，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尊敬和喜爱。金学铁阔波壮阔的一生和绚丽多姿的文学世界是朝鲜民族文学史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珍贵遗产。

金学铁的长篇小说《激情时代》（上、下，79万字，1986）把朝鲜的元山、首尔、中国的上海、武汉、岳阳、太行山等广阔的天地设为小说的舞台，艺术地再现了朝鲜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和朝鲜义勇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示了他们在太行山浴血奋战的真实画面，探讨了朝鲜民族先驱者们从朝鲜半岛亡命到中国参加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可谓是纪念碑型作品。

该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事实性与虚构性融为一体的真实美，既获得了较大的文献价值，又给予读者亲近感和真实感，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金学铁曾经说：“《激情时代》——我的这本长篇小说一是分不清是小说还是传记文学的‘混合种。’由于为了忠实于历史事实，没法随心所欲地挥舞创作的笔——虚构的笔——到处碰壁，很受限制。…… 总之，只写了‘有过的事情’，‘没有的事情’没写。因为是小说，《激情时代》里也有虚构，但那虚构与《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变身术、飞行术相差很远。与《林巨正》里的黄天王东的缩地法也相隔万里。只把曾经有过的事实稍微加工或移位或适当地集中了而已。”

二、 以事实为主，虚构为辅的真实美

二） “自传体小说”与“革命成长小说”的特点

长篇小说《激情时代》是艺术地再现作家本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及其思想意识发展历程的作品，其主人公徐船长的形象蕴涵着作家的前半生，反映出“其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

小说里，徐船长是贯穿全篇的中心人物。翻开《激情时代》就会遇到1928年初春在元山海滨写生的小学4年级学生徐船长。徐船长是个“不得安分的淘气鬼”，给小猫剃胡子、上山捅马蜂窝，一刻也不得安宁。可他却有些聪明，写得一手好作文。当时，日益沉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朝鲜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唤醒了年幼的徐船长的民族意识。

他在汉城参加驱逐亲日派姜校长的反日学生运动，因光州的学生运动消息而振奋。特别是元山码头工人举行总罢工的时候，连日本船员都鸣笛声援的事情和把独立运动家李载俞藏在自己家的日本教授三宅的事件（虽然后来不幸被发觉），给徐船长巨大的冲击。

跨入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大陆的野心更加膨胀和露骨化，先后爆发‘间岛’“万宝山事件”和“9·18事变”，村子里的爱国青年金永河等被捕入狱。备感痛苦的徐船长听说中国广州的黄浦军校有朝鲜年轻人上学及中国上海的虹口公园朝鲜青年尹奉吉投掷炸弹杀伤包括派驻上海的日军司令白川义则中将在内的10余名日军将领的消息。徐船长满腔的热血沸腾起来。“人家都豁出命来为国家的独立奋斗，我在这儿安安稳稳读什么书？这真是太丢脸了。可是在这儿弄不到炸弹，手枪……去中国吧，去找临时政府，去黄浦军校！”小说描绘出船长这个平凡的朝鲜青年走上独立运动之路的过程，并将作品的背景移到30年代中叶的上海。

来到上海，遇到了李春根、金惠淑等独立运动家，靠他们的介绍加入总部设在南京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上海地下组织，开始从事恐怖活动。他第一次参加的行动是恐吓放任市价1000万元的海洛因走私并从中受贿成为暴富户的上海海关朝鲜人官吏申英浩。虽然他很慌张，漏洞百出，但逐渐受勇敢、智慧的组织成员们熏陶，成长为“有豹胆的小鹿”，无所畏惧的恐怖分子。后来，在组织内部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成在秀，并且受其影响接触了《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和《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

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坚信个人恐怖活动是极少数最高尚、勇敢的、爱国爱民族的、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徐船长开始景仰将发动民众当作主要斗争手段的共产党。

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生活对徐船长世界观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在这里接触了金科奉、韩斌等著名共产主义者，更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1936年从军校毕业的徐船长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少尉，参加了8·13上海保卫战，但很快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不知国破家亡的威胁，一心想当官，想搜敛钱财的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感到厌恶。

武汉沦陷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发起，1938年10月10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朝鲜义勇队在国民党管辖区正式宣告成立。朝鲜义勇队在国统区活动，首先投入了被誉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武汉保卫战。在抗日斗争的战火中徐船长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和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令年轻的船长义愤填膺。朝鲜义勇队一致认为应该赴解放区、跟八路军会合。于是八路军总部安排朝鲜义勇队经洛阳、渡黄河，赶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

作品中主人公徐船长从元山的淘气鬼成长为义勇军战士，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成长过程与作家金学铁的前半生非常相似。这一点，在金学铁的散文集《朝鲜义勇军最后的分队长金学铁》、《无名小卒》、回忆录《抗战别曲》等作品中可以证实。小说里“自传”成分多，但不是“自传”，有虚构的成分。

作家有意识地把主人公徐船长从幼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设置为主要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徐船长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这一典型形象。而作品中朝鲜半岛和中国现代史中诸多重要事件成为了徐船长萌芽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重要契机，成为了徐船长成长过程的典型环境。可以说，金学铁的长篇小说《激情时代》是“自传体小说”特点很浓的，典型的“革命成长小说”。在徐船长的形象中凝聚着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夺回国权、拯

救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献出宝贵生命和鲜血的千千万万义士的形象。可以说，徐船长的成长足迹艺术地典型化了朝鲜义勇军的足迹。

二) 朝鲜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的真实画面

金学铁在《激情时代》的后记里写到：“被蹂躏在异族侵略者脚底下的民族面前有三种命运可以选择，一是摇着尾巴当走狗，二是趴着等吃掉，最后一个是勇敢地站起来进行反抗。”

早在20世纪初叶，诸多朝鲜民族的爱国志士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亡命到中国，在东北地区和广州、上海、武汉、南京、太行山、延安、北京等地区，一开始进行反日文化启蒙运动，后来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武装斗争当中，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搏斗。

朝鲜义勇军是为朝鲜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实体，“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战斗的，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光辉典范。”朝鲜义勇军浴血奋战，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朝鲜民族史上的历史性事变，光辉的革命传统，装饰了朝鲜民族的现代史。把朝鲜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这一光辉业绩用文学的形式生动地再现出来，留给当代与后代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金学铁曾经说：“作为中国公民，朝鲜民族在中华各民族大家庭中有着引以自豪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还尚未世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水深火热的战场上，八路军的无数朝鲜儿女的鲜血染红了太行山，无数朝鲜义勇军埋在了太行山下。这一历史还没能正确传知。要填补这一空白的责任心促使我写了《激情时代》。”

“为了朝鲜民族的优秀儿女走过的足迹不被忘却的沙滩埋掉，我要拿起笔，而不是枪，要奋斗了。曾经在太行山爬上险峻的悬崖或滑下来时，做梦都没想过我能活下来记录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历史。”

该作品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内一片混乱的1931年～1941年为时代背景，真实地展现了主人公徐船长所属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义勇队等革命政党和在他们指挥下的武装力量，在武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先编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后来脱离国民党，秘密地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太行山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武装斗争的画面。

小说的真实美体现在作家基本上以真人真事为主，并对其进行典型化的艺术手法上。《激情时代》里除了我们较熟悉的文正（文正日）、崔宰（崔采）、柳激浩（柳东浩）之外，我们从作家的其他传记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好多人物是实有其人。例如，小说里的金学武，李益善，姜震世，胡余伯，柳新，李强，尹志平，韩斌、石正、王雄、朴文、文明哲、如海岩、卢敏等人物在《抗战别曲》里是以真名真事出现：方孝三在《抗战别曲》里称朴孝相，赵景山在《抗战别曲》和《无名小卒》里称李景山，张光俊在《抗战别曲》里原名为姜炳汉，后改名为张中光；金斗鹏在《抗战别曲》里是金峰，金青山在《抗战别曲》里是金元北，马占山在《抗战别曲》里是马德山，金惠淑在《无名小卒》里是宋惠淑，宋一叶在《无名小卒》里称宋宝京，成在洙在《无名小卒》里称沈成云，张玉燕在《无名小卒》里称张珠燕。就这样，作品里换名换性出现的较多，有些事件是从这个人转移到那个人进行典型化，但都是真人真事。

该小说的真实美也体现在有关“太极旗”的如实描述上。小说以宽广的视角栩栩如生地再现朝鲜民族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画面时，有时把朝鲜和中国同时设为小说展开故事舞台；有时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同一个战场上，更为幽默的是以朝鲜籍中国共产党为主流的朝鲜义勇军高举着“太极旗”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共同作战。这无论在朝鲜族文学史上，还是在韩国文学史或朝鲜文学史上从未有过，也没人敢尝试过。

作家在后记里曾表白，“在小说里多次出现‘太极旗’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尽可能避免了人为的变更。”

“在船长的心里把陈旧的大韩帝国的国旗——太极旗看得一文不值的心情和没法不把太极旗看成是民族独立的象征而被吸引的心情搅在一起冲突着。心态很奇妙。这种矛盾的心情不只是船长一个人，马克思主义者朝鲜义勇军战士们都有同感。”

小说里朝鲜义勇军为了应付日本军的冬季讨伐战分散到各个军分区时，因队旗问题内部出现争论，当时，彭总司令官得知朝鲜亡国之前用的是太极旗之后说道：

“…那么，现在也应该用太极旗，那样才有号召力。要想解放祖国就要拿民众、全民族熟知的，能象征民族独立的旗帜，不是吗？那样才能使军队不脱离民众，民众也愿意跟随着军队。红旗再好，在民众眼里还是比较生疏，很容易脱离民众。我看朝鲜义勇军的有些年轻人过于急进了。…我们红军为了与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把“红星”摘掉的时候，不少战士泪流满面…但革命不是直通的道路，是一条长满荆棘、曲折坎坷的曲线，…我们红军为了与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把“红星”摘掉的时候，不少战士泪流满面…革命不是直通的道路，是一条长满荆棘、曲折坎坷的曲线…希望回去后好好说服年轻的朝鲜义勇军战士们……让他们高举太极旗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以后的事情，争取民族独立才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同上，低388页）

小说真实地展现了围绕着太极旗发生的是是非非，彭德怀将军对此事的提议以及徐船长等人的真实想法和心情，增添了真实美的价值。小说里“太极旗”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理念无关，成为了民族独立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三） 国民党和共产党形象的真实描绘

长篇小说《激情时代》的真实美也体现在在朝鲜义勇军视角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形象的真

实描写上。作家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真实的生活面貌和从将领到士兵的精神状态，在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形象的比较中生动地描绘了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共产党的形象，让读者在艺术享受中真正了解历史的真实。

小说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形象很是风趣。作家把主人公徐船长等人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时，蒋介石按惯例前来给新生训谕的场面描写的幽默、风趣，且细致入微。

开学那一天，全体新生在大讲堂集合，要聆听领袖、校长蒋介石特级上将阁下的‘训谕’。校规规定进礼堂时不准携带武器，便以中队为准，把枪一堆堆累在操场上，各个中队分别派出一名卫兵看守，并井然有序地入了场。50人组的军乐团齐整地穿戴着黑筒靴、白手套，严肃有序地从太平门入场后看着军乐队队长的指挥棒，紧张地等待着蒋校长的到来。这时，穿着黑色中山服，胸前挂着三颗闪闪发亮的军功章的蒋介石缓慢入场，后面跟着一个斜跨保温瓶的侍卫。军乐队队长的指挥棒一抖，激动、优美的欢迎曲响彻场内。留着希特勒式胡须的蒋介石很是消瘦、细长，跟在后面的侍卫官干瘦、矮小。这时…甌大佐紧张地高喊着长长的口令：“立正！”，全体队员顿时起立立正。上演讲台的蒋介石非常优雅地挥着手，“稍息！”后面还亲切地加了个“请”字。…蒋介石虽然已到了“半百”年岁，依然保留着浙江省东部的方言，徐船长连一般都没听懂。他有口癖，每次说完一句话总要加“这个，这个”，又刺耳、又可笑。…本来就很难听懂蒋介石方言的新生们，更是摸不着头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金学铁：《激情时代》

(2), (韩国)实践文学社, 2006年, 第327-328页)

而在蒋介石讲话时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这一天，不知是否因为调节校长阁下口的制动器出故障了，马拉松式训谕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很多人面临了生理上的困难。校规规定在领袖、校长蒋介石特级上将离开演讲台之前一律不得退场。船长后面的如海岩憋得膀

胱都要炸裂，最后他狠下决心，果断的采取措施，取下腰带里的水桶，打开盖子，往里“一泻千里”。结果，讲台上蒋校长肃穆地训谕，而在下面的水管一泻千里地排泄着。从这时起，大家都在私下里称他为“尿桶队长”。

这是对蒋介石马拉松似训谕的讽刺。通过这一场面的描写，把蒋介石爱摆架子、爱讲马拉松似训谕的个性描写的淋漓尽致。

作品里彭德怀将军的形象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地对比。朝鲜义勇军突破国民党统治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在欢迎仪式上，彭德怀将军做了既简单、朴素又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作品里对欢迎“宴会”有这样一段描写。

四人一桌的饭桌上，只摆放着一道肉菜加小米饭，没有酒。让‘新生’惊讶的是‘宴会’时的饭碗和筷子，无论军官的身份高低，都要自备。（同上，第258页）

在国民党军队，战火第一线的军官们整天享乐在花天酒地当中，可以想象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生活是何等的腐败。看着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军队面貌，徐船长感叹道：“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军。”

有一次，朝鲜义勇队请彭德怀将军做演讲，当时“彭德怀将军来的时候骑着一头马，身后只跟随着一名警卫员”，“他的外貌不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更像一个淳朴的农民”。当时彭德怀将军是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都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员。彭德怀将军淳朴而又不乏威严的形象，与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那虚张声势、表里不一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徐船长看着眼前彭德怀将军的一切，感慨到：“领导者的威严树立在他的一言一行当中。”彭德怀将军不仅外表让人感到可亲，将军的演讲又是那么的真诚，符合事理，又不乏幽默，使

朝鲜义勇军无不感到将军的亲切。彭德怀将军理解朝鲜民众苦难岁月的心情和以宽广胸怀对待朝鲜民族的态度，给义勇军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感动。

小说通过朝鲜义勇队队员——异国人的视角——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日益腐败、堕落，内部四分五裂，精神状态日益颓废的现象和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性命与疾苦放在脑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面貌。

例如，发生南京大屠杀后不久，武汉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在游泳池里悠悠自在地游泳着，贪图享乐；军队里的打字员、通信员、护士等女兵都是师团头头的小妾，军官们“用国家给军队的钱，贪得无厌地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欺上瞒下的恶习像病菌一样严重地蔓延着，因向上级隐瞒、虚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国民党军队中出现很多“名存实亡”的士兵，“蒋介石自以为拥有3百万浩浩大军，而对了解内情的人来说是个笑话”；国民党军官们虽处于战火最前沿，却不知国破家亡的威胁，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们在前线过着比后方更加滋润的生活，军团司令部每天派出去后方‘赶集’的车总是络绎不绝”；在军团司令部像徐船长一样级别的军官们，每天饭桌上必须上六菜一汤，与朝鲜义勇队的饭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小说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征兵一幕——家庭阔绰的父亲拿着大把的钱，喊着：“喏，3百，现金3百、、、谁替我儿子去征兵？”的情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生活阔绰的家庭买壮丁充自家儿子当兵是合法的，且有很多有儿子的穷困家庭以卖儿子谋生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可悲的是被征兵的壮丁们好比罪犯，一个个被绑起来，押送的士兵们各个荷枪实弹，防止征兵逃跑。

像这样被强制抓去充军的部队毫无战斗实力可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很多士兵逃跑的现象，为了杜绝士兵逃跑，抓回来的士兵一律当场处决。小说生动的描写了对“因想

家而逃跑”的士兵被处决的骇人场景。

正因为国民党军队当中存在只顾自身安危，一心想当官、发财，而把国家与人民的危难抛到脑后，1937年“8.13”事件爆发后，异国军官徐船长向师团本部请命，希望前往前线作战时，元副官满脸疑惑地劝解。

正因为如此，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被沦陷、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除了西南之外，大片土地被失守，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迁都四川。

小说客观地展示了国民党军队因发动内战使中国整体国防实力下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在爆发“9.18事变”之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行消极抵抗政策，造成“拱手相让东三省”，而对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政策。这引起了朝鲜革命军战士们的不满。

“现今，对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行着‘围剿活动’，伤亡人数巨大，蒋介石的主要敌人并非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说形成了不利的局面，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非中国共产党，可蒋介石竟做‘渔翁得利’之事，真让人气愤。”（同上，第267页）

这是当时身为国民党宪兵大卫职务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成员潘海良的肺腑真言。当时，朝鲜民族革命党大多数成员背弃蒋介石，投奔中国共产党也是看透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一错误的政策。以潘海良的话说“我们的目标是全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小说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太行山比喻成‘既最贫穷又最富余’的地方。与国民党部队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相比，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太行山最困难的是饮食。在那里，军马的饲料和士兵们的军粮没有区别。八路军里别说是大米，连小米都不够，只

能煮玉米吃。别说是黄豆芽，绿豆芽，连盐都没有，顿顿白水煮野菜吃。太行山没有酒、没有盐，大米、调料更没有。正因为如此，朝鲜义勇军队员们不知道当地的风俗习惯，把农民们侍奉为“龙王”的鲇鱼抓了吃。虽然太行山里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不便，但是抗日军民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饱满，气氛明朗、自由、生气活泼。在这充满着革命激情、自由与民主的气氛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里，朝鲜义勇队队员们甘心情愿受苦、一直乐观地生活和斗争着，充满着对革命胜利的信念。

因为作者用真实的体验来抒写，作品里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的历史事件给读者真实、客观、亲切的感觉。

小说中共产党的形象与国民党相比，刻画的没那么详细，作品以胡家庄战斗之后“落下帷幕”，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创作原则和理念。因为金学铁1941年在太行山区胡家庄的一场战斗中，左大腿被枪弹贯穿，不幸被俘。

作家在《激情时代》后记里写道：“我们都很清楚凡是被歪曲和伪造的历史撑不了多久会被发现的。”

四) 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部小说是以真人、真事、真实的地理风俗为主和基础的。但是并不一定有了真人、真事、真实的生活体验就能升华到艺术的高峰。

以事实为主，虚构为辅的这部小说不称之为传记或自传，而称之为小说的最大原因在于成功地塑造了徐船长、杨氏东、宋一叶、如海岩、金斗鹏等一系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朝鲜义勇军战士的形象。

在小说里，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英雄人物还是普通人物作家并没有刻意粉饰、夸张、理想化、丑化或神秘化，通过个性化的对话和趣闻轶事把每一个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面前。

在小说里徐船长是走上抗日之路的义勇军的典型形象，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世界和思想的“这一个”。胸中燃起爱国爱民族之情的徐船长在长期的磨练中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也加入过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并参加恐怖活动，在恐怖活动中因为害怕想逃跑过，也经历过无法控制的性欲陷入连自己都搞不清楚是爱情还是性欲的恋情里。他尝过成功的喜悦，也喝过失败的苦酒。他长正直、善良、有正义感、爱国爱民族，但有时也有惊慌、失误、固执的一面；抗日英雄杨氏东勇猛、有正义感和侠义心肠，但因生活环境也有无知、盲目、单纯的一面；叛徒张周有卑鄙、丑陋的一面，也有勤俭节约、认真的一面，所以人们称他为“秤砣”。宋一叶有炙热的民族爱与爱国心，为了恐怖计划不得不与敌人同床；把徐船长即当成弟弟又当成异性朋友，明明知道两人之间不可能有结果，还疯狂地去爱；她自愿参加革命队伍，但又对革命纪律很反感；她伶俐、聪明，但不爱学习，学习成绩很差。她在异性爱、母爱、自由、斗争、嫉妒、崇高等错中复杂的矛盾当中，有时像个“恶魔”，有时像个“天使”。

在这部“革命成长小说”中，作家塑造了许多朝鲜义勇战士军可歌可泣的事迹，但作家并没有把他们英雄化或神话化，更注重了个性化和人性化。因此，一个个形象活起来了，很有人情味，这也是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

结构上，《激情时代》以主人公徐船长成长过程和斗争生活为主线，元山的幼年时期和首尔的少年时期为上卷，在中国的抗日武装为下卷。上卷以主人公徐船长为中心，小说的人物、事件、趣闻轶事等要素都服从于徐船长的成长和性格发展；而下卷塑造了朝鲜义勇军集体形象。而朝鲜义勇军的形象塑造并不是‘性格发展史’的形象化，并没有展现惊心动魄的战斗场

景或可歌可泣的悲剧事件来塑造朝鲜义勇军的英雄气概或高大形象，而是依靠幽默风趣的叙述和对话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趣闻轶事来衬托和塑造可爱的朝鲜义勇军战士们的人性美。

该作品的另一大魅力在于作家在小说中以多元的、开放的叙事结构把自己一生中所见所闻和所经历过的无数故事，即朝鲜半岛和中国现代史中诸多重要事件穿插在徐船长的成长过程中，既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又艺术地再现了朝鲜半岛和中国现代史。小说的魅力之一也在于此。

翻开《激情时代》，随着主人公徐船长的足迹，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现代史中一幕幕难忘的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悲惨现实、日本轮船驻进元山港、元山码头工人的总罢工、日本船员鸣笛声援元山工人罢工、在汉城驱逐亲日派姜校长的反日学生运动、光州学生运动、把独立运动家李载俞藏在自己家的日本教授三宅的事件、先后在中国爆发的“万宝山事件”、“9·18事变”、“卢沟桥事件”、“西安事变”、朝鲜青年尹奉吉在上海虹桥公园投掷炸弹杀伤10余名日军将领的事件、“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恐怖活动，朝鲜义勇军的成立和发展、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生活、8·13上海保卫战、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各种腐败、堕落、欺上瞒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等诸多事件等，把一幕幕难以忘怀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在审美享受中重温历史。

该作品的魅力也在于叙述角度的艺术处理上。长篇小说《激情时代》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从叙述时间的角度看，叙述时间和事件时间相一致。也就是说，作品不是从作家进行创作的1986年的时间上进行叙述，而是以主人公徐船长的视角进行描述和叙述。这样，更加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感到身临其中的感觉，强化了艺术真实感和亲切感。

3. 结论

金学铁的文学世界蕴涵着其超人的精神力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作家以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

事实为素材，以事实为主、虚构为辅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了曾经为了救民救国，活跃在太行山的朝鲜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以及抗日勇士们的生活。因此，翻开作品，一幕幕惊心动魄、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朝鲜义勇军勇士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富有历史的真实感，又富有审美感染力，从中读者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家对“永远安息在草葱密茂的太行山土壤里的战友们的怀念之情和同志爱。”

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允植曾把它同其他研究朝鲜义勇军的记录相对照后指出：“活生生地证实朝鲜义勇军初创期的面貌就是金学铁记录的最大长处”，还指出“证实朝鲜义勇军具体在何时因何理由转移到中国共产党的集结地太行山的，金学铁的可谓是唯一的记录”¹

韩国的文学评论家金明仁评论《激情时代》时曾经说：“小说通过从淘气的少年成长为坚强的民族解放斗士过程中所经历的无数事件和趣闻轶事以及他所见到的诸多人物的形象化，不仅对我们瘸腿的文学史，而且对瘸腿的现代史成功地进行了颇有趣味的复原作业。不仅仅复原了被埋没的‘事实’，也包含着复原与发掘再现‘事实’的语言、情感以及风俗。这部小说的惊异之处在于让我们面对我们的根。…这是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情感的复原。”

可以说，金学铁的《激情时代》把朝鲜义勇军的生活与斗争加以艺术形象化，为被党派之争备受冷落的朝鲜义勇军勇士竖起了丰碑，有着填补“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历史空白”的重要文献价值和“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其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生动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宋贤浩等，《中国朝鲜族文学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2008.

徐永彬，《叙事文学的再照明》，民族出版社，2004.

任范松等，《中国朝鲜族文学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9.

李光日，《解放后中国朝鲜族小说文学研究》，韩国·京仁文化社，2003.

¹ 金允植：《抗日游击队文学的起源—金学铁论》（《实践文学》1988年冬季号，p412）

权哲, 《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上,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

张正日评论集, 《边防, 有一个开始”,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6.

全成浩等, 《中国朝鲜族文学批评史》, 民族出版社, 2007.

金成浩, 〈评金学铁散文集‘我的路’〉, 《文学与艺术》, 1997.

崔三龙, 〈抗日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和精神史价值〉, 《文学与艺术》, 1996. 5.

全贞玉, 〈金学铁散文的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 《文学与艺术》, 1996. 5.

赵一男, 〈接近‘金学铁’的两个倾向〉, 《文学与艺术》, 1997. 6.

尹允镇, 〈主体意识的确立与金学铁的后期创作〉, 《文学与艺术》, 1997.

金虎雄, 〈朝鲜义勇军抗日斗争的艺术纪念碑〉, 《文学与艺术》, 1997.

玄东言, 〈金学铁小说创作中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艺术》, 1997.